

中 央 研 究 院
三 民 主 義 研 究 所

專 題 選 刊

(七十四)

歐文社會主義理論基礎的分析

蘇 文 流

中 華 民 國
臺 灣 臺 北 南 港
中 華 民 國 七 十 六 年 五 月

目 次

一、導 論	1
1.歐文的生平及重要事蹟	2
2.歐文的著作	4
3.歐文社會主義思想的主要目標	5
4.本文的內容結構	5
二、新蘭那 (New Lanark) 的社會改革實驗	6
三、歐文的宗教觀	7
四、環境決定論與人性塑造論	11
五、理想社會的設計	14
六、結論與評論	16
註 釋	19
參考書目	21

歐文社會主義理論基礎的分析

蘇文流

一、導論

歐文（Robert Owen 1771 – 1858）被學者及社會主義的信徒譽為英國社會主義之父〔註一〕，他所處的時代，正是西方工業大革命方興未艾之時〔註二〕。工業革命對歐洲無論是經濟、社會、政治等方面的影響都是極深鉅的〔註三〕，尤其是早期資本主義社會所帶來的經濟、社會等問題十分嚴重，工人階級所遭受的待遇十分淒慘，資本家與工人的生活條件有如天壤之別。歐文就是在這種歷史背景之下，慢慢從一位白手起家的實業家而轉變為一位熱衷於改革社會的理想家。

本文的目的是探討歐文社會主義思想的理論基礎。由於歐文的思想頗富理想的色彩，因此，幾乎所有討論社會主義思想的著作在提到歐文時，都稱他為烏托邦的社會主義者。這種稱呼的始作俑者是馬克斯和恩格斯，他們站在唯物辯證的立場，認為歐文的主張只是資本家對勞動者的一種憐憫和改善勞工生活的一種努力，並不了解兩個階級基本上是不能協調的（Johnson, 16），因此歐文的社會主義是烏托邦式的，是不科學的，只有馬、恩的主張才是科學的社會主義〔註四〕。這種批評當然只是馬、恩的偏見，事實上，馬、恩社會主義所描繪的未來藍圖又何嘗不是一種烏托邦？何況歐文的社會改造計劃，不但有理論基礎、有具體的事實根據、有相當詳盡的實施步驟，而且更著手作實地試驗。更重要的是，歐文的社會主義思想有兩

大經驗來源：一是他在 New Lanark 所作的改革實驗；一是當時英國政治、經濟及社會的環境。他的主張，無不是針對當時社會的流弊而發，只是他堅強的自信心使他力圖將他的改革計劃推廣至全英國甚至世界各地罷了（Johnson, 15）。即使在今天，他的若干主張仍然值得我們三思，尤其值得開發中國家參考。所以，將歐文的改革主張稱為烏托邦的社會主義是不恰當的〔註五〕。

爲了對歐文社會主義思想有一背景上的了解，在本導論中將依次略論歐文的生平及重要事蹟、歐文的著作以及他從事社會改革的主要動機與目標。

1. 歐文的生平及重要事蹟

一七七一年歐文出生於英國的 Newtown, Montgomeryshire, Wales, 家境貧困，父爲鐵匠、馬具商兼當地郵站站長，一家勉可糊口。歐文七歲入學唸書，九歲即輟學，開始謀生，從學徒做起，先後在 Stamford、London、Manchester、Lancashire 等各地工作。他自始即在紡織界中發展，不是布行就是紡紗廠。二十歲之前，已經是經驗豐富的主管，到了二十歲這一年，更擔任一家規模龐大的紡織廠廠長，下轄員工五百人，不但譽滿曼徹斯特，聲名更遠播至格拉斯哥。不久又與兩位青年企業家合股共同創設一家大型製紗廠。一七九九年，歐文未滿三十歲，已達到了他在企業界的巔峯地位：他代表自己公司的其他股東，前往 Scotland 的 Clyde，從 David Dale 手中收購當時蘇格蘭規模最大、設備最好的 New Lanark 紡織廠，日後並娶了 Dale 的女兒 Caroline 爲妻。由於逐漸改革工作環境，和改善工人的生活條件而名聞歐美。一八一三年以後，歐文從一位成功的企業家慢慢轉變爲一位社會、經濟的改革者，他的注意力從 New Lanark 的改革擴展爲針對當時工業社會在經濟、社會等全面性的改革。

以下是按照年度列舉歐文生平重要事蹟的摘要：

1799 當他初次在 the Clyde 看到 New Lanark Mills 時，心中便興起了改革工人生活條件的念頭。

- 1812 開始思考如何改善工人的道德與經濟條件，並計劃工人教育。
- 1813 出版“新社會觀：人性形成論”——強調理性訓練及改造個人〔註六〕。
- 1815 拿破崙戰爭結束，英國全國陷入經濟蕭條，歐文除了強調工作環境對個人性格的影響外，更注意失業問題，此時開始有“合作村 Villages of Co-operation”的構想，他認為合作村不但可解決失業問題，還可以使社會再生（重生）。其主旨以合作為重心，不再以謀利為動機。
- 1817 他的主張在上層社會未受到重視，轉向尋求中層及勞工階級的支持。對當時的經濟及社會狀態展開全面的批判，並對家庭制度及教會作坦率的攻擊，正式與教會決裂。向“救助貧苦工人委員會”提出一篇報告〔註七〕，除了分析戰後經濟危機外，並建議為失業者建立一自給自足的合作社區，合作哲學有濃厚的反教會氣氛，並進一步主張共產理想（Communitarian Ideals）。
- 1820 提出對蘭那郡的報告（Report to the County of Lanark），更詳細的描述合作村的設計。
- 1824 至美國印第安那州新和諧村（New Harmony, Indiana）作合作村實驗，實驗失敗。
- 1829 返國後，他的勞動為價值之來源及標準的主張和合作生產論已被信奉他的勞工階級所接受，1833年領導英國成立全國統一工會（Grand National Consolidated Trades Union），1834隨即瓦解。
- 1834 更進一步提倡組成“全國生產階級道德聯合會”（Grand National Moral Union of the Productive Classes），是一勞工權力的金字塔，基礎是工會，頂端是全國勞動交換所，這個構想又失敗。
- 1838 出版“新道德世界”（The Book of the New Moral World）。
- 1839 歐文提倡 secular religion 世俗宗教。又在 Harmony Hall, Queenwood, Hampshire 實驗新社區，失敗。

1849 出版“人類心靈與習慣的革命”〔註八〕。

1853 出版“人類的未來”〔註九〕。

1857 出版“歐文自傳”(未完成)〔註一〇〕。

歐文一生精力充沛，直到他逝世那一年為止，仍然十分活躍，並不忘對社會種種現狀的關注，但就其重要性來說，在一八三九年他最後一次的社區實驗失敗之後，歐文的主要工作及活動已經告一段落，此後的事蹟只能算是餘波盪漾罷了。

2. 歐文的著作

歐文所寫的專書、在各種場合所發表的演講以及在各種雜誌期刊上所登載的文章合起來相當的繁多，但根據牛津的學者 G.D.H. Cole 的研究結果，在歐文眾多的著作之中，重要的只有兩種，第一是 *A New View of Society and Other Writings*，本書包含“新社會觀”以及其他一些歐文的演講和報告。“新社會觀”又名“人性塑造論”，另一種是歐文未完成的自傳。這兩種著作之所以重要的原因是：第一本包含歐文思想的主要部份，其他論著只是不斷重複他在這書中所敘述的觀念，並沒有多大價值，第二本是歐文描述當時他所處的經濟及社會環境。這環境所產生的種種問題促成了歐文在第一本書中所提出的觀念〔註一一〕。

由於國內資料有限，筆者只收集到歐文的原著四種〔註一二〕，閱後發現歐文的著作有三個特點：一歐文精力充沛、著作極多，論述其觀點時極有耐性；二歐文社會主義思想的基本論點並不複雜；三上述兩特點結合的結果，就是歐文的觀念在其著作中不斷反覆論述、囉嗦、冗煩無比（Morton. 9）。據筆者目前的看法，像歐文在其 *A New View of Society and Other Writings* 中所表現那麼累贅和喋喋不休的思想家或作家，在西方似乎並不多見。而據 G.D.H. Cole 在本書導論中的說法，這本書已經是歐文思想的精華所在；他並且進一步指出，除非是“歐文專家”，否則欲了解歐文思想的人，閱讀本書及其自傳即已足夠，遺憾的是筆者尚無法找到歐文的半部自傳〔註一三〕。但歐文的基本觀念可說相當“簡單”，他甚至被譏為“只有一個觀念的

人”〔註一四〕，故筆者綜合原著及研究歐文的資料互相參照後所作的評述、對歐文思想的探討，相信不致有“不可忍受的偏差”（請參考註十三）。

3. 歐文社會主義思想的主要目標

歐文在一生中，根據他的理念有三次重要的實驗：第一次是1799～1824年他主持New Lanark棉紗廠時，改善工人生活條件和工作環境的措施；第二次是1824～1829年他在美國Indiana州New Harmony所做的社區實驗；第三次是1839年在英國Hampshire, Queenwood的Harmony Hall所做的實驗。這三次實驗中，只有第一次是成功的。歐文從企業家轉變為社會改革家，他的主要目標依次有三項：(1)消除工業革命所引起的流弊，尤其是改善工人階級的境遇。(2)經由經濟、社會等環境的改革，引用人類行為的原理，以塑造、改變人性。(3)反對競爭的商業制度，提倡合作制度。前者使得一人之所得意謂他人之所失，後者則是共存共榮。因此他試圖利用人性塑造原理，建立以農為主，以工為副的理想社會；以合作代替競爭，以產銷合一代替追求利潤，以達到一個和諧、理性及幸福的社會。

4. 本文的內容結構

本文的重點是探討歐文社會主義思想的理論基礎，經研究後的結果，發現歐文的主要論點可以歸納為下列兩項：宗教觀與環境決定論（人性塑造論）。但是新蘭那工廠的改革實驗是歐文邁向社會改革思想的起點，也是歐文三次重要社區實驗中惟一成功的一次，討論該次實驗的經過有助於我們了解英國早期工業社會中工人階級生活的背景，以及引發歐文日後改革社會的醞釀過程。因此，在討論歐文的主要論點之前，似有必要描述新蘭那的改革實驗經過。同時，透過歐文理想社會的設計內容，可以對他的理論與實際作一對比。基於以上考慮，因此在討論歐文社會主義思想的前後，分別描述新蘭那的改革實驗和他所提出的理想社會的設計。最後是對歐文社會主義理論基礎的評論及研究結論。

二、新蘭那(New Lanark)的社會改革實驗

1784年格拉斯哥的殷商 David Dale 在蘭那郡 (Lanark County, Clyde, Scotland) 一片荒蕪之地建了一座 Scotland 規模最大設備最好的綿紡廠，當地唯一有利的條件是瀑布衆多、水力充沛，但是人烟稀少而且都是貧農，當地居民固守農耕而拒斥工業，加上公共設施及路況極差，因此人力不足。爲解決工人來源問題，Dale 採取兩項措施：(1)從全國各地尤其是愛丁堡的兒童收容所接收流離失所的兒童，前後共達五百名。(2)在附近地區招募貧苦家庭，連眷屬在內，約三千名 (*NVS**60)。爲安置這些工人，Dale 建了一棟兒童宿舍及一座工人村，Dale 是一位仁慈的企業家，對童工的照顧尤其是衣食住行育各方面，可說是無微不至。1799年 Dale 退休，將工廠賣給了歐文和他的一群合夥人，並將女兒 Caroline 許配給歐文 (*NVS**ix. 26, 29)。

當時該廠的童工和工人在工作上及生活上都有不少問題。在童工方面，他們的年齡是從六歲到八歲，擔任學徒，每天工作時間從早上六時到晚上七時，除了用餐之外，都必須整天站著工作，晚上並接受廠方提供的夜間教育課程，這種長時間的辛勞工作，使童工稚嫩的身體不堪負荷，很多兒童變成聾子，有些兒童的身體甚至成爲畸形，這種學徒階段須持續七年至九年，一直至十三歲到十五歲才結束。在這段期間，有不少兒童逃跑。學徒生涯結束後，很多少年男女受到愛丁堡、格拉斯哥等大都市的誘惑，不願留在廠中，而到這些城市尋求機會，結果是有不少人墮落，成爲大城市的犧牲品。在今天看來，上述童工的情況，可說是駭人聽聞 (Johnson, 5)，但據歐文的說法，比起其他工廠而言，該廠的制度在當時已經是最好和最有人道的了 (*NVS**28)。在工人方面，則是道德敗壞和生活頹廢：遊手好閒、貧窮、作奸犯科、健康不良、偷竊、買賣贓物、酗酒、詐欺、猜疑、不守規則、爭吵、性濫交及教派衝突等 (*NVS**27)。

歐文針對上述兩項問題採取一連串的改革措施，就童工方面，停止向收容所接收兒童，以吸引工人家庭爲主，童工則從工人村中招募，將童工的工作年齡從六歲

提昇至十歲，五歲至十歲之間的兒童則由廠方提供免費教育，採取寓教於樂的方式，使兒童樂於學習，並達到教育的最大效果。就工人村方面，首先改善他們的物質條件和生活環境，無論是住所、道路、衣服、燃料及日用品均以成本的價格提供給工人，其次則進行教化，去除他們的惡習及提昇道德水準，藉著種種預防制度、解釋、說明、勸服、指引、示範、揚善貶惡，並運用意見領袖以達到輿論監督等各種措施，把工人慢慢導入正軌。結果工人們的個性完全改觀，他們變得十分勤勞、謹守中庸節制之道、健康快樂，對雇主忠誠、彼此相處融洽和諧，甚至在工作上及生活上幾乎不需廠方的監督，而生產力亦大為提高（*NVS**33）。十年之間，New Lanark 聲名大噪，成為企業管理及社會改革的“麥加”，各國慕名而來觀摩學習者達兩萬餘人。〔註一五〕

歐文說他改革成功的秘訣有三：(1)他掌握了環境塑造人性的真理，這真理具有自然法的效力和普遍性，運用這些原理來改造人性，可以達到數學般的精確（*NVS**17、34、35）。(2)他以無比的信心、決心、毅力、愛心，不屈不撓的引導工人改過遷善，最重要的是，他以極真摯的仁慈之心，很誠懇的希望減少工人們的痛苦，促進他們的幸福。(3)他以循序漸進的方式，一點一滴的改良工人的環境和他們的性情，慢慢去除他們的阻力與偏見，使他們在不知不覺中達到潛移默化的效果，這種效果並且是以幾何級數的比例擴張（*NVS**36）。

新蘭那改革的成功經驗，導致歐文想進一步改革當時英國工人階級的社會，最後發展成歐文社會主義的社區計劃。歐文的理論基礎重要的有兩項，就是他的宗教觀（反宗教）以及環境決定論（人性塑造論）。

三、歐文的宗教觀

歐文認為，自然界是客觀存在的，不依神或人的意志而存在。在所有存在物中，分成兩大類：無機物和有機物。無機物由有限的元素組成，這些元素按照引力和斥力的內在規律，永恒不斷的分與合，而產生數量無限的有機物。各種元素經過不

同的結合，創造各種生命形態，新的形態存在一段時間以後，就分解消失，元素再重新組合，於是產生新的生命。他說：“自然界的定律是：由數量不多的元素創造無數的有機物，這些有機物經過一定時間的生長，然後衰落或解體，以便再在其他生物中改組和再生，這是自然界的普遍規律。”（Manuel, 693）。

至於自然界這種變化的原因和目的，由於人們的無知，暫時還不知道這種力量是什麼，所以至今還沒有人能提出正確的答案。但是歐文認為，我們應該相信，由於宇宙中普遍存在的運動和變化，證明事物必然具有內在因和外在因，所以應該有一種使自然界前進不止的力量，這種力量，教會稱之為上帝或耶和華，但事實上，我們並不知道這種力量是什麼，所以祇能稱之為“不可思議的力量”（Incomprehensible Power）。他說：“以往對於這種不可思議的力量所講的一切，都不過是人們所發表的一些毫無意義的空談，祇能證明人類理性的不足”（Morton, 155-60; Oliver, 179-81; Cohen, 29-30; Manuel, 692）。

歐文認為，對於“宇宙存在的本質”這個問題，教會一直把人們的思想引領到錯誤的方向，教會和它的信徒對這種力量寫過不少書來討論，並根據自己淺薄的想法，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和行爲硬加在這種力量上面。其實他們對於這種力量的屬性一直是完全無知，一竅不通的。因此，歐文反對一切現存的宗教建制，反對神的崇拜（Manuel, 678、682），却主張建立一種所謂合乎理性的宗教，這種宗教應當消除一切迷信、偏執和派系的糾紛，應當宣傳熱愛別人（NVS*42、52、78-80）。他認為宗教的真正而主要的內容不在於祈禱、崇拜等儀式，而在於愛的實踐，在於主動的幫助別人獲得幸福。他強調理性宗教的實踐在於全力促進男女老幼的健康和幸福，並使人們出生以後就處於良好的環境之中，成為有理性而幸福的人，從而產生虔敬和歡喜的感情。事實上，歐文所說的理性宗教，是他所宣傳的理想社會和新道德世界的倫理標準。在他的改革裡排除任何現存的宗教教育，而他的人性塑造論裏更取消了原罪的觀念，並否認個人的道德責任。雖然歐文的主張中有這種叛教的成份，但仍然吸引不少基督徒的支持，因為他們認為即使歐文的思想中反宗教，但他的

社會改革主張跟基督教教義的真正實踐，在精神上却是一致的（Manuel, 693）。

歐文在 1817 年開始，全面而且明白的攻擊所有宗教，尤其是基督教（Cole B, 97、132, Cole A. 89、92、95、Lindemann, 44. Pollard, 166-187），他反對宗教的原因，大致可歸納為下述幾點：

- 1 宗教所宣揚的是愛，但是却空有教條而不能實踐，甚至在實際行動時往往跟其主張背道而馳，互相仇恨，這是歐文對宗教一再攻擊的地方（*NVS**103-5、117-8）。他對各種宗教表裡不一的感覺經驗，早在十歲時即已發生（Manuel, 677）。
- 2 即使在基督教之內，也有很多不同的教義教派，這些教派都自以為代表真理，而敵視其他的教派。在這些教派的教育影響之下所塑造出來的人都變得迷信、頑固、虛偽、充滿了仇恨、報復、戰爭，這些都是各教派偏狹觀念之下造成的惡果，也造成社會的不幸（*NVS**42、52）。
- 3 教會又強迫人們表明其宗教信仰，因而使人們失去了信仰宗教的自由（*NVS**67）。
- 4 教會是當權派，它的權威建立在人們的無知之上。人們若一旦由無知變成理性，教會的權威和利益勢必受到損害，所以它害怕改變，並阻止理性的教育；換言之，教會是邁向理性社會的一個重大障礙（*NVS**78-80; Oliver, 173）。
- 5 歐文攻擊教會的另一重要原因就是教會主張原罪和自由意志的觀念，善惡的行為要由個人負責。這跟歐文的看法完全相反，也是歐文抨擊教會最厲害的地方（*NVS**117-118, Lichtheim, 37-41, Cole A, 89、92、95）。

根據以上所述，歐文的宗教觀並不反對宗教內的倫理精神，他所主張的理性宗教是一種以人文思想為重心的世俗宗教，將神學的教條抽離，而以建設一個理性、幸福及和諧的社會為目標（*NVS**57, Cole B, 264, Cohen, 26-27, Cole A, 130; Johnson, 11）。

歐文的反宗教以及理性宗教論，是他對宗教態度一體的兩面，也是一種破與立同時並進的工作：批判現存宗教體制，宣揚他的理性宗教論（又稱為“有關人性的普

遍宗教”），目的是藉著改變宗教以達到改變環境。由於歐文社會主義的另一基礎是環境決定論：環境決定人的行為及個性，而宗教又是環境中（尤其是西方社會）一種極有影響力的因素，因此歐文的宗教觀與他的環境決定論有頗密切的關連，對此二者的關係，我人今試論述如下：

- 1 宗教的真正內涵是培養每個人的仁慈、愛心的情操，而在俗世上各宗教彼此之間不能相容，各自宣稱自己為代表真神、真理的宗教，以致引起不同宗教之間的衝突、仇恨以及壓迫，這種行為是與宗教本身的內涵完全相反、背道而馳的。
- 2 由於各人各屬不同的教派，教派之間又彼此互相攻訐，則宗教所創造的教育環境，不但不足以發揚人性的善端，更使人類在不知不覺中生活在一個互相猜疑仇恨的環境之中，因而塑造了人類狹窄及憎恨、不容忍的個性，這是盲目及妄自尊大的世俗宗教所要負的責任。
- 3 宗教，尤其是基督教，一方面將人類所有的不幸歸諸人類本身的行為及自由意志，一方面又將評判的權力歸諸於神，而完全忽略了人類本身是無辜者，是環境的產物。不著眼於環境對人類個性影響及塑造的分析，而祇苛責於人類及求憐憫於神，這在歐文看來，是本末倒置的。因此，在理論上，他反宗教的原因是世俗的宗教創造了一個惡劣的環境而敗壞了人性（有關他的環境決定論請參看下一節）。

另一方面，他提倡的宗教叫“真宗教”、“人性的普遍宗教”、“理性宗教”，這種宗教跟一般的宗教（例如基督教）不同，歐文的真宗教或理性宗教實際上可以說與宗教無關，若視為一種倫理觀更為恰當。從這一區分的觀點來看，它具有下列特徵：

- 1 摒除一切宗教的教條、形式、外觀及儀式，甚至摒除了神的觀念及地位。
- 2 強調實踐，無論是思想、言語、行為皆以實踐為重，實踐的內容，簡而言之，就是“愛人”。

3. 這種宗教觀是一種混淆實然與應然的倫理體系，一方面他認為真正的人性是善的、理性的、泛愛衆的，因此我們應該以這種人性的實然作為我們的行為準則；另一方面，這種仁愛的行為準則應該是被普遍接受的，因為它符合人性的實然真理。現今人類的不幸，乃因不能認識這種實然真理，因此所依據的是一種錯誤的應然準則，這種錯誤的準則就是自私、貪婪、妒嫉、剝奪、侵占……等等惡行。
4. 由於這種對人性錯誤的了解，造成一種極為惡劣的環境，而產生了種種的不幸，並歪曲了人性的善端，要改善這種惡果，必須改善環境，而改善環境之道，乃在追本溯源，倡行理性宗教，恢復人們對人性真理的認知，這是對人性實然的認知：人類是性善的、理性的、愛人的，從這種實然的認知建立相對的應然行為準則，就可以創建一個人人爲善的環境，從而塑造善良的，可欲的人性，也就是恢復受到扭曲的人性——泛愛衆的善端(NVS*42、52、78-80、103-5、117-8、216; Oliver, 166、185-6; Morton, 155-60; Manuel, 679、681、692-3)。

從以上所述，可見理性宗教（也就是他反建制宗教）是歐文社會主義理論的基礎，亦是他的環境決定論的基礎，因為既然環境塑造人的個性，從而決定人類生活的幸與不幸，然則根據什麼原理以創造什麼樣的環境，才可以使人類臻於幸福之域？答案就是祛除現存宗教所帶來的錯誤觀念及惡劣環境，建立理性宗教（人類性善論）及根據這一有關人性真理所建構的良好環境，塑造（恢復）善良的人類本性，才能達到幸福（Johnson, 1970: 10-11、29、43-46; Haworth, 151）。

四、環境決定論與人性塑造論

在“新社會觀”這本書的扉頁就印了歐文的名言：“對任何社會而言，甚至對整個世界來說，都可以運用某種恰當的方法，塑造任何種類的性格，從最好到最壞，最無知到最有教化”。也就是說個人是無法創造一個合適的直接環境，透過這種環境塑造理性的人格而達到幸福的生活，祇有社會才有這種力量做到。這是歐文思

想最基本的信念，他的理想社會是建立在這種環境決定論或心理學上的行為主義上面（Manuel, 684-7）。

歐文認為，人的“先天組織”，也就是說人的身體、器官是自然界的產物，各個人之間都是相同的。但是，為什麼人與人之間的性格差別會那麼大，善惡的表現又是那麼懸殊？他認為這是由於不同的生活環境所決定的。他說：“環境決定人們的語言、宗教、修養、習慣、思想和行為的性質”（NVS*14、16）。人們所處的環境是不依靠人的性格（包括生活作風、思想意識、宗教信仰和道德觀念等）而客觀、獨立的存在，而人的性格和觀念體系都是環境的產物。人在出生的時候，無可選擇的被安排在某種特定的環境之中，環境是先於人而存在的，各個人就是在各種不同的環境之中，逐漸形成了自己的性格。因此，這些對人具有決定性的環境因素，構成了人的情感、思想和行為的基礎（NVS*17、19、81; Cole A, 89）。

從這種環境決定論，必然的導致對個人自由意志的否定。歐文認為人類的悲劇往往是從非理性而來，而人類所犯一項最嚴重的錯誤就是相信宗教家所提倡的個人是有自由意志的說法：個人可以根據一己的自由意志而選擇善或惡的行為。而歐文認為事實上個人並沒有這種自由的意志，一切都是環境所造成的，當社會或宗教家譴責某人的惡行時，事實上這個人是無辜的，不應受到責備的，因為他就是環境的產物，他一切不良的言行，是環境造成的，他祇是環境的犧牲品（NVS*、53、65, Cohen, 23-25）。

否定了個人的自由意志，很自然的也就否定了個人的行為責任。歐文說：“在地球上，所有的生物，不論是內在個性或外在個性，都是環境所造成的，這是一項自然法。”（NVS*81）。人類也是一樣，歐文的名言是：“人類的個性是被塑造的，而不是自己所能支配的”（The character of man is formed for him, not by him）。因此，個人的行為也就無所謂優劣，而褒貶或賞罰，這些一般人所用的道德觀念都是沒有意義和沒有根據的（NVS*44-5、71、280、295）。

根據上面所述，顯然人並不應為他的行為負責，在歐文看來，人類對其行為並

不應負道德上的責任，因此，責罵、處罰等等措施是非理性的（*NVS** 53）。要消除種種肉體上、精神上、道德上的罪惡，唯一的可行辦法是，對待或治理整個社會必須像在一間醫院中醫生治療病人一樣，才會有良好的效果。醫生必須替所有的病人診斷，對症下藥，並且具有充分的耐性和慈悲，在不斷的努力之下，為病人最大的利益着想。而歐文即自比為醫生（*NVS** 90）。

既然人的個性是由環境所塑造而成，所以要改良人性必須先從改良環境做起。他說：“除非人類從出生開始就在一個良好的環境中成長，經過不斷訓練，使他對整個人類懷有真摯的慈善和友愛，永不欺騙，並且養成一種悲天憫人的性格，否則人類是無法達到永遠快樂與幸福的境地。但是，在一個主張個人有自由意志的社會中，是不可能培養出這些卓越的知識和美好的情操的。祇要按照理性社會的原則創造上述的環境，整個人類都會學得這種卓越的知識和情操，萬無一失”（*NVS** 281-294; Cohen, 28-30, Manuel, 682-5）。

基本上歐文是屬於啟蒙時代的理性主義學派，相信經由有系統的訓練，改變習慣而培養出道德的行為。因為所有的人都能被理性之聲所勸服，任何正直純樸的人都會接受理性的行為。貧苦的工人之所以腐化、墮落、缺乏生產力，是由於社會環境所造成的。而歐文自信他的新社會計劃可以讓這些勞工醒悟，戒除惡習，養成秩序和整潔的習慣，並且可以教育他們的孩子成為理性的人。而祇要是理性的人，就不可能選擇非理性的生活方式。在 1822 年由歐文組織成立的“英國及外國博愛會社”會章第二條便反映出上述的理念，這一項規章明定該會社的宗旨是“組織互利和互助的社區，經由教育、示範、和就業安置，使勞工逐漸擺脫無知、惡習、貧窮和失業等種種不幸，最終目的是使勞工階級獲得永遠的解救”（Manuel, 680）。

因此，對人性的看法來說，歐文與我國的孟子一樣，是一位性善論者，他認為人是生而理性、仁慈和友愛的，祇要有良好的環境，就可以將人類這些潛在的本質發揮出來，例如當人們受到理性的教導，知道應該如何節制慾望，人們自然會節制

慾望。人類的能力還不止於此，祇要製造適當的環境，人類甚至可以發揮自治的能力。人類個性所產生的罪惡，是由製造罪惡的環境所造成的，消除這種環境，自然也就不會有罪惡發生。如果一個環境能夠培養出秩序、規律、節制、勤勞等習慣，在這環境裡面的人們自然都會有具有這些良好習慣的個性（*NVS**、85、88-9、281；Cole B, 7、62；Cohen, 24-27、31）。

歐文的環境決定論和人性塑造論是一體的兩面：一方面他肯定人人都有理性的能力，這種能力是平等的，與生俱來的，也就是說人人都具有自然的理性或理性的潛能（*NVS**、89）；另一方面，人類之所以無知，及因無知和非理性所帶來的不幸，完全是由於前人（上一輩的人）的無知或欺騙所使然，以致造成一個不利的環境，使他們缺乏公平的機會或正確的領導（*NVS**、41、90, Cole A, 88）。祇要我們掌握了環境影響人性的科學真理（The science of the influence of circumstances over human nature），改變環境，因而塑造理想的人性，就能使人類達到永久的幸福生活（*NVS**、272）。歐文對人類理性的潛能深具信心，並強調透過理性以認知外在世界及自我，進而改變與控制自我，以達幸福之境（*NVS**、11、22；Manuel, 684、691），就這一觀念來說，似乎與蘇格拉底的主張並無二致，祇是蘇氏對知識的態度遠較歐文謙遜得多。

五、理想社會的設計

歐文的理想社會設計先後出現在他的三種著作中：1817年的“致勞工貧民救濟委員會的報告”、1820年的“致蘭那郡的報告”，以及1849年的“人類心靈與習慣的革命”。以最後一書的陳述最詳細。〔註一六〕

歐文的勞動社區是根據“聯合勞動、聯合消費、聯合財產和權利平等的原則”建立的，基本上是獨立的經濟組織和社會單位，規模不硬性設定，原則上以一千至一千五百英畝的面積為限，居民以五百至二千人為宜，社區中實行集體生產和義務勞動，每個成員按照自己的特長和年齡擔任適合的工作，生產目的不在追求利潤，而是直接滿足成員的物質和精神生活的需要，最終的目標是透過良好的環境塑造理

想的人性。

五歲以下的兒童受到良好的照顧和充份的營養。五歲到十歲的兒童擔任簡單勞動的助手。十至十五歲則學習科學知識和生產技能。十五至二十以及二十至二十五歲的青年，一方面接受教育，一方面從事主要的生產勞動。二十五歲至三十歲則負責保護和分配社區財富，以及從事科學、藝術的活動。三十歲至四十歲的男女是社區的統治階級，加入內政部，管理社區內部一切行政事項。四十歲以上的男女加入外務部，外務部負責修築連接其他社區的公路，當本社區人口達到某一限度時，籌設新的社區，並與其他社區交換科學、技術和文化上的資訊。到六十歲退休，可按自己的興趣和能力幫助促進社區公益，並頤享天年。

社區的內外環境優美，居民的教養良好，知識豐富，而且具有仁慈的性格和優良的習慣，這是由於居民自小就受到良好和正確的教育薰陶的效果。在這教育制度下，以鼓勵代替責罵，理性說服代替蠻橫的強迫。人人都處於一種平等的地位。由於物質生產豐富，人人生活所需均十分充裕，加上合理的制度和自小接受的理性教育，人與人之間的衝突幾乎完全消失。在這種理想社會之中，個人的自我實現與全體的幸福合而為一。

雖然歐文的共產觀念發源於 New Lanark 的棉花廠，但是歐文的思想，基本上却是嚮往以前的農耕生活方式，並且認為要達到理想社會，樸實的農村生活是不可或缺的要件。在理論上，歐文主義的構想是在自給自足的鄉村中，製造業和農業並行不悖，兩者達到一種平衡的生活狀態；在實際上，歐文社區仍然是以農業為主的聚落（Johnson, 57-62），製造業祇是一種必需但却是次要的因素。歐文甚至一度主張用鐮子耕作，因為這樣可以增加就業的人口和產量。在這種社區之中，離婚是被允許的，不過家庭仍舊是基本的社會單位。歐文和他的信徒不像聖西門一樣，他們無視於工業化所帶來的現實狀況；相反的，仍然希望恢復英國古老農村生活的美德，他們希望藉著教育，塑造個性，而達到加強這些美德的功效。當聖西門看出科技可以減輕手工業的勞力負擔，而歐文仍然堅持辛勞工作的道德價值。當時支持歐文的

英國上層社會人士，也一樣懷有這種想法。所以歐文的理想社會基本上是一種簡樸的農村生活。

歐文反工業革命態度的演變分兩個階段：早期他對工廠制度的流弊，是用一種諷刺式的批評。1815年他說棉花廠裡面容納的都是活的人類骷髏，不過他却同時規勸工廠雇主要多照顧工人，才會有更大的利潤。到了後期的著作中，則完全反對科學和技術，並嚮往回到往日的農耕社會。1842年他在 *New Moral World* 這雜誌上更公開反對工業社會，他甚至後悔經營棉花工廠，他說祇有土地才是世上財富的唯一來源。這種重農學派的觀念跟他對古老農村生活的嚮往是一致的，而反科技的態度似乎是英國烏托邦社會主義者的一般傾向（Manuel, 681、693）。

六、結論與評論

歐文一生著作極豐，為貧苦大眾謀福利，以及改良社會所投入的心力極鉅，所領導或參與的活動亦多姿多采，但仍被認為他只是“a man of one idea”。如果有一句話可以用來形容他的one idea，以掌握他的思想核心，這句話就是：“人是環境的產物”（“Man is the creature of circumstances”*NVS**281）。根據這一核心觀念，可以將歐文建設理想社會的基本構想簡化成下列的模式：

- 1 掌握環境決定論及人性塑造論兩者關係的必然性真理、真知識。
- 2 根據這一真理改造、控制環境，以塑造理想的人性。
- 3 必然可使人類達到永久幸福、理性、和諧的境界。

歐文所有的理論、改革主張及具體行動，似乎都可以納入上述的基本假設之中。而且他對環境論及人性論的“真理”的掌握十分有自信，認為他所掌握的這種“必然性”具有數學、機械、化學等科學及自然法的真理一樣的絕對和精確無誤（*NVS**8、17、20、21、56、70、81、85、247、257、273）。以下扼要評述歐文的“真知”及“環境論”兩項主要觀念：

- 1 大部份西方的思想家及行動家似乎均有一個特徵：就是追尋最後的、絕對的

、不變的真理，他們似乎均認為這種真理是存在的，而且人類（或少數特別理性的人類）有能力掌握這種真理。但是兩個（常常是多個或甚至無數個）相互矛盾的“真理”並存時，我們如何作一決定？這一決定的標準何在？我們又如何對這些標準達到一致的意見？這些都是知識論上極具爭辯性的大問題。歐文這種對“真理”的主張，很容易走上 Paternalism 的路上〔註一七〕，甚至很易導致 paternalistic despotism 的行爲，以致跟他的原意完全相反而不自覺〔註一八〕。

2 人有理性，運用理性即可了解 Owen 環境決定論的原理具有自然法的效力。他的理論是“人的信念受教育與社會的塑造而成”。可是歐文本人未受多少教育，從小在工商界中長大，他不是隱士，是典型的社會活躍人士（甚至是知名人士），而他却聲稱發現真理，要傳播真理。歐文為何不像其他人一樣，受同樣的環境影響而有同樣的言行？或者是，為何受到相同環境及教育的人，却有不同的信念？這一點歐文本人從未認真提出來討論過。（Cole A, 89; M. Cole (A), 195）換言之，假設環境對人性的影響是絕對的，則改變環境如何成爲可能？由於上述的困難，歐文的環境決定論並未被普遍接受（Pollard, vii; Morton, 53-4）。

不過，我個人認爲，歐文的環境論並非全無參考價值，理由如下：

1 它提醒我們在褒貶之際，應該謹慎一些、抑制一些和謙遜一些，因爲很多人的善惡行爲常受其環境影響。中產階級及上層階級的兒童若自小受到優良的物質條件、父母悉心的教育、學校的指導等，確能較順利發展他們的潛力，走上一條較平坦或向善之路，這其中讓我們了解到，大環境確實對個人有決定性的影響力，在不同的時空及政、社、經等制度下，個人會有不同的信念及前途，例如在古代中國，讀書人的主要前途繫於科舉制度，在理論上及實際上，能超越這種制度的人並不多。

2 個人的自由抉擇能力似乎不如我們所想像的那麼大，因爲人是其所處社會的

一份子，無論就物質上或思想上都受到這一社會架構的約束，能夠超越的人畢竟十分稀少。故此，個人似乎很難脫離所屬環境的影響。

3. 從上述的觀點來看，很多人的道德表現或事業成敗，在某種程度上，似乎是祇有幸與不幸的差別(NVS*25)。因為即使人人有理性能力，畢竟這種理性只是一種潛能，要達到理性的自覺有賴啓發，但個人的理性潛能，又因環境的不同而啓發的程度亦因之不同，就這點而言，我們評斷別人的行爲時，就應稍有保留。換言之，不致對任何人作完全的肯定或完全的否定，這樣也似乎比較具有人道的精神。

4. 因之，我們對分歧的行爲會比較抱同情的態度，對“異端邪說”也比較能容忍。在法律上，以改過自新代替報復的觀念，並抱着哀矜勿喜的心情。唯有這樣，我們才能承認人與人間聯結(linkage)的存在和整體的觀念(NVS*19)。另一方面，若我們自覺到人的思想言行絕大部份受制於環境，環境本身有好壞之別，這容許我們對環境加以判斷甚至改變的可能，有了這種自覺，則不易受流行觀念的束縛，較能突破與創新發明。

5. 它肯定教育的功能以及改過向善的可能，這是教育功能最根本的假設基礎。

歐文的思想不算深刻，理論亦不夠周延〔註一九〕。他的影響力與貢獻主要是來自他那悲天憫人的人道精神：歐文認為人性的完整發展是應該為全人類所共同追求，包括最卑微的工人及農夫。即使 Hume 及 Adam Smith 在討論經濟學時，也並不把掙扎求生的下層人民視為具有文明社會的完全成員身分。而下層階級的人民為了被其社會接納為完全成員(full member)所作的奮鬥，可說是近代西方一個半世紀以來社會史的重要背景。歐文對這些邊際人的關懷以及為他們爭取完全的公民資格所作的奮鬥，在同時代的思想家之中，無人能及。雖然他的理想社會藍圖並不一定切實可行，他却提醒我們不可忽略相互依存的整體社會觀念。

註 釋

- 〔註 一〕請參考 R.N. Berki, *Socialism* (N.Y.: St. Martin's Press, 1975), p. 48; 以及 G.D.H. Cole, *Socialist Thought: The Forerunners, 1789 - 1850* (London: Macmillan, 1955), p. 66。恩格斯更指出，對於領導當時英國各種社會運動及促進工人福祉來說，歐文是居功厥偉的。見 F. Engels, "Socialism, Utopian and Scientific: Part I", in Carl Cohen ed., *Communism, Fascism and Democracy*, Second Edition. (N.Y.: Random House, 1972), p. 13
- 〔註 二〕歐文與發明蒸汽機的瓦特 (James Watt 1736 - 1819) 和改進蒸汽機車以製造客貨兩用火車 的史蒂芬生 (George Stephenson 1781 - 1848) 生於同一時代。
- 〔註 三〕請參考 George Lichtheim, *A Short History of Socialism*, (N.Y.: Praeger, 1970), pp. 9ff, 62.
- 〔註 四〕見 Helen Rosenau, *The Ideal City* (London: Mathuen, 1983), p. 150.
- 〔註 五〕Ibid., 並請參閱 S. Pollard & J. Salt eds., *Robert Owen Prophet of the Poor: Essays in Honour of the Two Hundredth Anniversary of his Birth* (London: Macmillan, 1971), p. viii.
- 〔註 六〕*A New View of Society: Formation of the Human Character* (London: Richard Taylor and Co., 1813). 收在 Robert Owen, *A New View of Society and Other Writings*. G.D.H. Cole ed., (London: Dent & Sons, 1949), 以下簡稱 NVS。
- 〔註 七〕"Report to the Committee for the Relief of the Manufacturing Poor" in NVS,* pp. 156-169.
- 〔註 八〕*The Revolution in the Mind and Practice of the Human Race*, 1849.
- 〔註 九〕*The Future of the Human Race*, 1853.
- 〔註 十〕*The Life of Robert Owen*, 1857. 歐文著作極多，此處無法詳舉，請參考 G. D. H. Cole 所編歐文 最重要的著作集 NVS 中 Cole 的 "歐文著作一覽表" (參考註六)，xviii 至 xix；以及 O. C Johnson 所編的 *Robert Owen in the United States* (N.Y.: Humanities Press, 1970), pp. 77-8 所 列歐文書目，兩相參照。
- 〔註一一〕見 Cole 在 NVS 中的導論，p. vii。
- 〔註一二〕此即 G.D.H. Cole 所編的 NVS (見註六)。 *The Book of the New Moral World*. 收在 Carl Cohen ed., *Communism, Fascism and Democracy*, pp. 22-32; A. L. Morton, *The Life and Ideas of Robert Owen* (N.Y.: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3), Part Two. 以及 O.C. Johnson ed., *Robert Owen in the United States*. 參考註一、註六及註十。
- 〔註一三〕"With this one exception, all Owen's later works can be disregarded, except by the specialist. Indeed, this volume, slender as it is, contains all the best of Owen's writings with the exception of his unfinished Autobiography." NVS, p. vii。其實歐文的自傳並非全可置信，且其有效期間祇到 1821 年止 (M. Cole (B), 225) 因其成書於逝世前一年，其記憶並不精確。內中的描述不免有失實及扭曲之處，尤其是他常不自覺的誇大或隱瞞某些事件，以加強自我的形象。(Harrison (A), 4; Robertson, 160-1; Oliver, 175; M. Cole (A), 200)。下列二書可補歐文自傳之不足: A. L. Morton,

The Life and Ideas of Robert Owen 以及 M. Cole, *Robert Owen of New Lanark*。

- 〔註一四〕歐文被譏笑為“a man of one idea”，意謂觀念簡單，著作却極繁多。請參閱 Cole, *NVS*, p. xvii, 以及 Sidney Pollard 的 Introduction in S. Pollard & J. Salt eds., *Robert Owen Prophet of the Poor*, p. vii。事實上，跟歐文同時代的人早就譏笑他是“祇有一個觀念的人”，詳見 Harold Silver, “Owen’s Reputation as an Educationist” in Pollard & Salt eds., *op. cit.*, p. 69。
- 〔註一五〕參閱 R. H. Tawney, “Robert Owen” in his *The Radical Tradition*, ed. Rita Hinden (Minerva Press, 1964), pp. 34-5。
- 〔註一六〕以下的描述主要是參考 Manuel and Manuel 的書 *Utopian Thought in the Western World*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1979), pp. 688-692; Morton, pp. 132-48 以及 *NVS* 中 “Relief” 及 “Report” 兩篇。
- 〔註一七〕Lindemann 即認為歐文的思想是一種 Paternalistic humanitarianism, 見 A. S. Lindemann, *A History of European Socialis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46。此外，歐文對於政治制度的設計問題並沒有一貫明確的主張 (Manuel, 687; M. Cole (A), 213)。基本上他認為祇要他的理想社區能夠充份實現，人人和睦相處，則“統治”祇是一種“管理技術”上的問題，甚至變成為一種“娛樂消遣”的活動 (recreation) (*NVS*, 287)。但綜觀歐文一生的言行，卻可以看出他有強烈的精英主義及反民主的傾向 (Tsuzuki, 34-5; Yeo, 106; M. Cole (B), 162-7; Haworth, 150、152)，因此研究歐文的學者大多數批評他是一位“魅力型的家長”或“仁慈的獨裁者” (charismatic father or benevolent autocrat)，請參考 Garnett, 60-1; Robertson, 160; Oliver, 183; M. Cole (A), 209、212; M. Cole (B), 167-9; Morton, 53; Haworth, 151 等。
- 〔註一八〕請參考 I. Berlin, “Two Concepts of Liberty”，有極詳盡而透徹的分析。in his *Four Essays on Liberty* (Oxford: OUP, 1979)。
- 〔註一九〕“But profound and consistent philosophical reasoning was not one of Owen’s strengths” 見 Lindemann, *op. cit.*, p. 44. 並參考 Johnson, 16; Haworth, 153。

參考書目

書目縮寫說明

1. (NVS*16) A New View of Society and Other Writings*
2. (Manuel, 680) 英文字爲作者姓氏，數字爲該書頁數，其餘均同。
1. Berki, R. N., *Socialism* (N.Y.: St. Martin's Press 1975).
2. Cohen, C. ed. *Communism, Fascism and Democracy* (N.Y.: Random House, 1972).
3. Cole, G.D.H., *Socialist Thought the Forerunners 1789-1850* (London: Macmillan, 1955) – (Cole A).
4. Cole, G.D.H., *Chartist Portraits*, (London: Macmillan 1941) – (Cole B).
5. Cole, Margaret, "Owen's Mind and Methods" in Pollard and Salt. – (M. Cole A).
6. Cole, Margaret, *Robert Owen of New Lanark* (N.Y.: OUP, 1953) – (M. Cole B).
7. Forman, J. D., *Socialism* (N.Y.: Dell, 1976).
8. Garnett, R.G., "Robert Owen and the Community Experiments" in Pollard & Salt.
9. Harrison, J.F.C., "A New View of Mr. Owen" in Pollard & Salt – (Harrison A).
10. Harrison, J.F.C.,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England: 1780-1960* (N.Y.: Harper & Row, 1965) – (Harrison B).
11. Haworth, A., "Planning and Philosophy: The Case of Owenism and the Owenite Communities", *Urban Studies* (1976), 13, 147-153.
12. Johnson, O.C. ed., *Robert Owen in the United States* (N.Y.: Humanities Press, 1970).
13. Lichtheim, G., *A Short History of Socialism* (N.Y.: Praeger, 1970).
14. Lindemann, A.S., *A History of European Socialis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3).
15. Manuel, F.E. and F.P. Manuel, *Utopian Thought in the Western World*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1979).
16. Morton, A.L., *The Life and Ideas of Robert Owen* (N.Y.: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3).
17. Oliver, W.H., "Owen in 1817: The Millennialist Moment" in Pollard & Salt.
18. Owen, Robert., *A New View of Society and Other Writings* (London: J.M. Dent & Sons, 1949), ed., G.D.H., Cole with Introduction. (NVS)*
19. Owen, R., "Essays on the Formation of Character", NVS*
20. Owen, R., "An Address to the Inhabitants of New Lanark", NVS*
21. Owen, R., "Observations on the Effect of the Manufacturing System".
22. Owen, R., "On the Employment of Children in Manufactories".
23. Owen, R., "To the British Master Manufacturers".
24. Owen, R., "An Address to the Working Classes".
25. Owen, R., "Report to the Committee of the Association for the Relief of the Manufacturing and Labouring Poor".
26. Owen, R., "A Catechism of the New View of Society and Three Addresses".
27. Owen, R., "A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Plan for the Relief of the Poor and the Emancipation of Mankind".
28. Owen, R., "Report to the County of Lanark".
29. Pollard, S. and J. Salt eds., *Robert Owen Prophet of the Poor* (London: Macmillan, 1971).
30. Robertson, A.J., "Robert Owen, Cotton Spinner: New Lanark, 1800-25" in Pollard & Salt.

31. Rosenau, H. *The Ideal City* (London: Methuan, 1983).
32. Schumpeter, J.A.,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N.Y.: Harper & Brothers, 1950)
Third Edition.
33. Silver, H., "Owen's Reputation as an Educationist" in Pollard & Salt.
34. Taft, P., *Movements for Economics Reform* (N.Y.: Rinehart & Co., 1950).
35. Tawney, R.H., *The Radical Tradition* (London: Allen & Unwin, 1964).
36. Tsuzuki, Chushichi, "Robert Owen and Revolutionary Politics" in Pollard & Salt.
37. Yeo, E., "Robert Owen and Radical Culture" in Pollard & Salt.